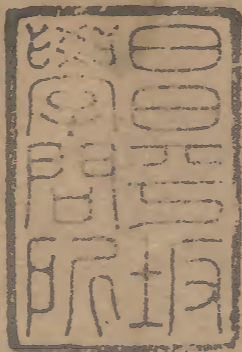


# 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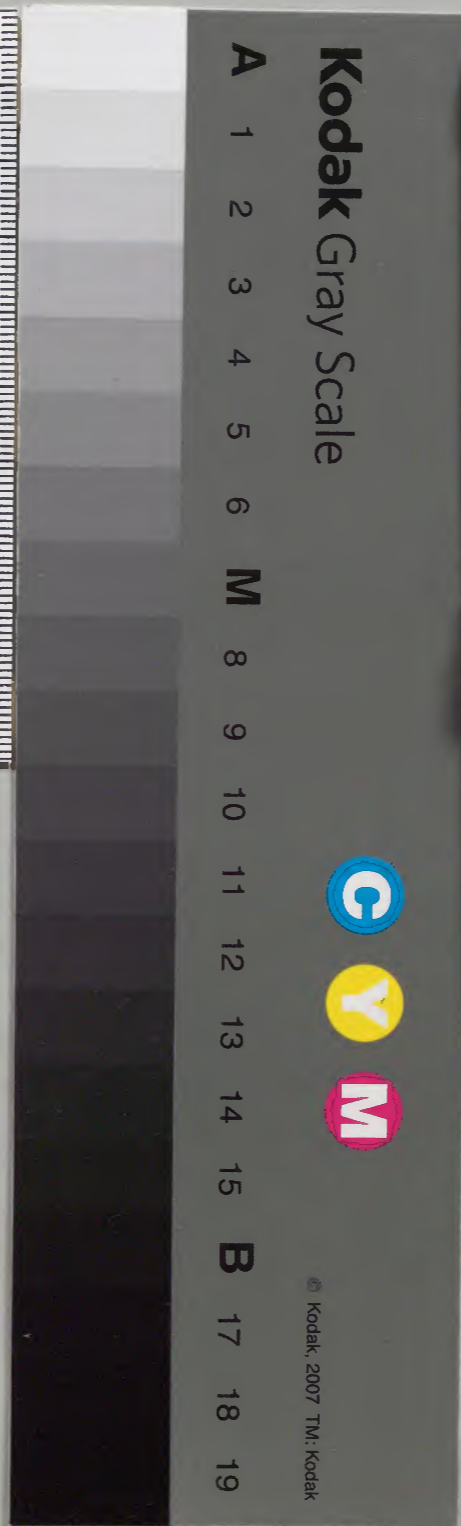
五之九



			五	漢書門
			三	
			六	
			四	
四	九	八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漢書
三		五	
八		三	
函		六	
一		四	
六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64
冊數	4	( 2 )
函號	308	196



程史卷第五 十三則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允聲和聲駿聲

劉觀堂讀赦書

紹興已未金人歸我侵疆曲赦新復州縣 赦文曰  
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  
歸我輿圖戡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酋兀朮讀之  
以謂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為釁以起兵復陷而有  
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說虜也  
以孽子熈及其黨程克俊補鼂故其文曰上穹悔禍  
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

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輶訢光宗

批諱是  
悖字

廟諱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濶者十六年禮備送

終天啓 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 長樂之慈

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者蜀士劉望之

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訪

沈空遺恨郢國憐懷尚有人收拾金繒煩廟筭安排

鍾鼎誦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望 君王赦奉春

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為風者望之有集自號觀堂宅

書多諂秦所謂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部胥增損文書

先君之客耿道夫端仁為余言其姪張氏不欲名

淳熙間尉廣之增城有點盜劉花五者聚黨剽掠官

司名捕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隣邑之境民家者民

素豪枳關環溪畜犬獍警吏莫敢闖其藩張欲躬捕

弓級陳某者奮而前曰是危道不煩親行我得三十

人饒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鞫其橐侶九十餘輩散

跡所往咸繫而來賊證具以告之縣於法應賞矣先

是張以中事忤令盜之至今訊爰書以實言府張以

非馬前捕不應令將論報張乃知之祈之掾史咸曰

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且奏不容增府尹適知已

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絕望又一年秩滿買舟如京過  
韶因謁憲臺坐謁次有它客縱譚一尉事適相類漫  
告之客曰是不可爲然於法情理兇虐嘗懸購者雖  
非躬獲亦當免試或循資盍試請一公移儻可用張  
方慮關陞薦削不及格聞之大喜遂白之憲憲命以  
成案錄爲據付之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員當人殘  
零張良寔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視之色動曰苟  
我一昔得與同曹議居二日來邀張至酒家劇飲中  
席謂之曰君欲改秩乎張錯愕不敢謂然胥曰我不  
與君劇君能信我事且立辦詰所以笑不答遂去明

日復至其邸張疑未泮出謀之道夫道夫曰胥好眩  
詭志於得錢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却盍  
爲質而要其成張歸胥又來則曰君不深信我我請  
母持錢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緡二千酬酢竟日以  
千緡成約張貸其半于道夫同緡識于霸東周氏兩  
月不復來顧以爲妄相與深咎輕信徒取惕日忽夜  
三鼓有扣門者乃胥焉喜見眉睫曰幸不辱命文書  
銜袖取觀之則名登于進卷矣張大駭旦質之左銓  
良是三代爵里皆無譌又扣之省闈亦然以爲自天  
而下然終莫測其繇也欣然畀謝貲又厚以饋而問

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汙事何庸知我既而班見如  
彛得幸福之永福去亦自闕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  
爲侍左郎道夫在館因密訪其事蓋胥初得憲司據  
見所書功閥皆曰增城縣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  
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於每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則  
如格矣筆勢穠纖無少異同列不之覺徵案故府胥  
亦隨而增之但時矯它曹寅緣之命促其行委曲遮  
護徒以欲速告迄不下元處而賞遂行刻木輩舞文  
顧昧謝乃其常蓋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選蠹積蓋  
不可勝筭司衡綜力不謹哉

### 看命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于門標之曰  
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  
庸術乃以有司自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  
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衢亦易其標  
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  
伎流角智軋敵乃有諭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書之  
以資善謔

### 宣和服妖

宣和之季 京師士庶競以鷺黃爲腹圍謂之腰上

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  
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 徽宗內禪稱 上  
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虜亂華卒於不能制也斯亦  
服妖之比歟

安慶張寇

兩淮自 開禧捨攘之後惟舒僅全 嘉定己巳歲

洊饑潰兵張軍大煽亂始犯桐城掠寓公朱少卿 致

知之家頗得民馬益合亡命兩夕而浸多遂踰張闖

郡太守林 仲虎棄城遁入自北門至于達路號于邦

人曰凡吾之來將以爲父兄子弟非有掠斂之心也

謹無捐而居無棄而業無嬰我兵鋒於是逃者稍稍  
抱馬足乞生賊亦弗殺至譙門立馬視樓扁四顧曰  
我射而中安字之首點則人不然舍去一發中之登  
郡廳大發府庫以予民翕然爭趨惟尸胥魁一人曰  
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爲除之而已即日去屯潛山  
營于真源宮將大其所圖基以哀兵會有 詔池陽  
兵千捕他盜偶遇之踵而登山賊不虞其至之速也  
頗懼時官軍未知賊衆寡莫敢先入環而守之賊計  
窮越山而跳繫道流而奪其巾衣僞爲迸逸者告于  
官軍曰賊衆方盛宜少須軍士不之疑皆趣使去已

而幟矗木間馬嘶廡下鉦鼓乃斗鞞輅四發益信其  
有人將謀于軍曰賊在內徒株守無益焚其宮是將  
焉往是日風盛百燎並舉徒聞號嘯而竟莫有出者  
宮既蕩盡以爲賊亦灰矣亟奏功 朝廷初聞仲虎  
失守亟 詔池出兵繼得撲滅之報將第賞而張軍  
大乃自望江劫二舟載所獲婦女浮江而下至建康  
登層樓揮金自如一飲而費二十萬察姦者疑其爲  
執訊得實乃知焚死者多繫留之黃冠也獄具肆于  
市而尼前賞舟中多衣冠家人遞牒送其所居真源  
無子遺其徒適有游方者歸旋理瓦礫爲復營計今  
尚未完匹夫奮草莽凶歲當事然驟得一郡卽市恩  
悉殺其志蓋不淺脫身煙焰智足周身卒以所嗜敗  
此亦天網之不可逃者歟

陽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旣戰而棄鄞兀木入之卽日集  
賈舟募瀕海之漁者爲鄉導將遂犯蹕而風濤稽天  
盤薄不得進兀木怒躬命巨艘張颿徑前風益猛自  
度不習舟楫旣舞旌側窘懼欲却而未脫諸口也遙  
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對曰陽山兀  
木慨然歎曰昔唐斥境極于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

下令反棹其日 御舟將如館頭亦過于風不爾幾  
殆蓋天禱其鬼而開 中興云龍舒在淮最殷富虜  
自亂華江浙無所不至獨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  
蓋以舒之比音爲輪也

宸奎堅忍字

光堯既與 子 孝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  
時 孝宗銳志大功新進逢意務爲可喜效每落落  
淳熙中 上益明習國家事老成鄉用矣一日 躬  
朝 德壽從容醺 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  
堅忍終於有成而已 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字揭

于 選德殿壁辛丑歲將 廷策多士貢名者或請  
時事于朝路間聞其語而不敢形於大對且慮於程  
文不妥帖僅卽其近侶爲主意或曰持守或曰要終  
既而 御集英臚唱宰執進讀獨有一卷子首曰天  
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 上覽  
而是之遂爲第一蓋 親擢也周伯兄常誦此事謂  
凡文字明白痛快當如此予聞於其客劉達夫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爲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倣之  
獨近世王景文質所作雋放豪逸如其爲人余得其



四篇曰何處難忘酒蠻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  
洗滄溟豪傑將班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  
激雷霆何處難忘酒姦邪大陸梁腐儒空有酈好漢  
總無張曹趙扶 開寶王徐賣 靖康此時無一盞  
淚與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聊置春  
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  
拍碎石欄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  
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歲自豐此時無一盞  
入地訴英雄景文它文極多號雪齋集大略似是余  
又讀王荆公臨川集亦有二篇其一一篇特典重曰何

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臯夔和  
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真負鹿鳴詩二  
公同一題而喑鳴叱咤一轉於俎豆間便覺閒雅不  
侔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

見一堂

孝宗朝尚書郎鹿 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  
上驚諭宰相使問其繇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  
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語奏 上曰姑遂  
其欲時何秩未員郎 詔特官一子凡在 朝者皆  
詩而祖之何歸築堂扁曰見一盞取人人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嘗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 國時齒  
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或較其積閱謂雖居  
位猶未該延賞天道固有知云所官之子曰昌運余  
在故府時昌運爲左帑嘗因至北闕送客吳勝之爲  
余道其事今知連州

義驗傳

吾鄉有義驗事甚奇余嘗爲作傳曰義驗者九江成  
校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隸尺籍 開禧間虜大入  
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  
淮民習安倉卒間虜至而逃畜孽滿野成狗地至花

歷見病驗焉疥而瘠骨如堵墻行逐水草步且僵烏  
鳶啄其上流血赭髀莫適爲主繫而得之會罷兵歸  
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毛衫復生日寘之槽櫪  
惻惻然與羣馬不相顧時一出繫廡下顧景嘶鳴若  
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陬每旦與  
同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屏息庭  
槐下執槌候晨鴈驚行立俟頤指盡午退以爲常馬  
或蹶齧不任相通融爲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  
驗往始命鞍蹠鳴人立左右驥拒不可制易十數健  
卒莫能執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

持鞚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磬控緩亟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于河羣馬皆禡而騎相望後先驗之馭者終莫敢竊睨其膺鬣稍前即噬齧之軍中咸指為駑悍擯弗齒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美潢池兵庶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成與行崎嶇山澤夷若方軌至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柵成出搏鬪四五合危敗之矣或以鈎出其腋及韃而隊死焉官軍亟鳴鉦驗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悍狠恃執每出掠率疆取十二三適見之色

批馬知  
立反絆  
也

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踟進退折旋良慙即不勝喜貯以上廐煮苴粟濯泉翦馬用金玉為鎧率韉沃續極其鮮明羣渠皆醜酒來賀輜重卒有為賊掠取者知之曰驗他日未當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邪竊怪之於是日游其驗於峒峽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柵官軍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驗以來驗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槩擊之騰盡傷驗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驗也是異

服者必其僭相與逐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  
徇于軍曰得元礪之弟矣謀而進賊軍大駭軍士勇  
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  
道 朝廷方患其跳梁日俟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  
差衆耻其功之出於馬也沒驗之事驗之義遂不聞  
於時居三日驗歸病傷不秣而死裨官氏曰孔子曰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驗之事信然夫不苟受  
以爲正報施以爲仁巽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  
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戀  
豆歷跨下而不知耻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絕景  
之技才不勝德婉之駑駘何足笑乎余意君子之將  
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掇取著于篇

### 鳳凰弓

鄭華原

居中

在宥府和子美

說

知雄州嘗以事詣

京師召與語而悅之遂薦於

徽祖敷奏明幣大契

宸旨進橫階一等俾還任詵因上制勝疆遠弓式

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極輕利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卽

邊人所謂鳳凰弓者

紹興中韓蘄王

世忠

因之稍

加損益而爲之新名曰剋敵亦 詔起部通製至今

便焉洪文敏容齋三筆謂祖

熙寧神臂之規實不

然也詵知兵嘗沮伐燕之議以及於責北事之作未  
及用以死蓋兩河名將云

### 大小寒

韓平原在 慶元初其弟仰胄爲知閣門事頗與密  
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 內燕  
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敘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  
留滯銓曹自春沮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爲日  
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甲問以得祿之期  
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  
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

可也優蓋以寒爲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余憶 慶  
元巳未歲如中都道微之祁門夜憩客邸見壁間一  
詩漫味語意乃天族之試南宮者所作其辭曰寒衛  
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  
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墨蹟尚新但云  
霍氏之禍萌於駮乘而已余謂優語所及亦一駮乘  
也蒙其指目者反懵然若不少悟何邪

### 趙良嗣隨軍詩

趙良嗣旣來降頗自言能文間以詩篇進益簡 眷  
遇至命兼官史局令續通鑑長編 重和元年十二

月丁未推修 國朝會要 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  
良嗣實竄名叅詳與轉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據矣後  
既坐誅其所自爲集凡數十卷時人皆唾去不視蕩  
燬無收拾者余讀北遼遺事見良嗣與王瓌使女真  
隨軍攻遼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與王  
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鑿上  
京蓋今虜會寧乃契丹所謂西樓者實邪律氏之咸  
鎬豐沛犬羊固不足卹而良嗣世仕其國身踐其朝  
貴爲九卿一旦決去視宗國顛覆殊無禾黍之悲反  
吟咏以志喜其爲人從可知也縱有名篇正亦不足  
錄况僅止爾邪五鑿乃上京殿名保機之故巢也

程史卷第六 六則

程史卷第六 六則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元聲和聲駿聲校

汪革諱識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鐵冶之衆叛比郡大震 詔發江池大軍討之既潰又 詔以三百萬名捕其季革遁入 行都廂吏執之以聞遂下大理獄具梟于市支黨流廣南余嘗聞之番陽周國器元鼎曰革字信之本嚴遂安人其兄孚師中嘗登鄉書以財豪鄉里為官權坊酤以捕私醞入民家格鬪殺人且因以掠斂黥隸吉陽軍壬午癸未間張魏公都督

江淮乎逃歸上書自詭募亡命爲前鋒雖弗效猶以此脫黥籍歸益治貲產復致千金革偶闚牆不得志獨荷一繖出聞淮有耕冶可業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鐵冶其居旁又一在荆橋使里人錢某秉德主焉錢故吳越支裔也貧不能家妻美而豔革私之邑有酤坊在倉步白雲革訟而擅其利歲致官錢不什一別邑望江有湖地饒魚蒲復佃爲永業凡廣袤七十里民之以漁至者數百戶咸得役使革在淮仍以武斷稱如居嚴時出佩刀劍盛騎從環數郡邑官吏有不愜志者輒文致而訟其罪或莫夜嘯烏合歐擊瀕死乃寘於是爭敬畏之願交驩奉頤旨革亦能時低昂折節與游得其死力聲焰赫然自儔夷以下不論也初江之統帥曰皇甫倜以寬得衆別聚忠義爲一軍多致驍勇繼之者劉光祖頗矯前所爲奏散遣其衆太湖邑中有洪恭訓練居邑南門倉巷口舊爲軍校先數年已去尺籍家其間軍士程某二人素識之往歸焉恭無以容又不欲逆其意革之長子某好騎射輕財結客遂以書薦之往果喜留之一年而盡其技革貲用適窘謝以鐵錕五十緡二人不



滿問其所往曰將如太湖革因寄書以遺恭革與恭  
好有私幹期以秋以其便之弗端置書紙尾曰迺事  
俟秋涼卽得踐約二人旣出飲它肆酣相與咨怨竊  
發緘窺之而未言至太湖見恭恭門有茗坊延之坐  
自入于室取四縑將遺之恭有妾曰小姐躬蠶織勞  
以恭之好施也恪不孛縑屏後有詈言二人聞之怒  
恭堅持縑出不肯受亦不投以書徑歸九江揚言于  
市謂革有異謀從我學弓馬兵陣已約恭以秋叛將  
連軍中爲應我因逃歸故使邏者聞之意欲以藉手  
冀復收光祖廉得之恐捕二人送後司旣無以脫遂

出其書爲證光祖繳上之 朝有 詔捕革郡命宿  
松尉何姓忘其名素畏其豪鬯卒又咸辭不敢前安  
謂拒捕幸其事之它屬以自解時邑無令有王某者  
以簿攝邑事郡檄簿往說諭革已聞之頗爲備飲簿  
以酒烹鷺不熟而薦意緒倉皇簿覺有異不敢言而  
出行數里解后郡遣客將郭擇者至擇與汪革交稔  
故郡使繼簿將命從以吏卒十餘人簿下馬道革語  
勸勿往擇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屬擇今徒還且得罪  
遂入革復飲之時天六月方暑虐以酒自巳至申不  
得去擇初謂革無他旣見乃露刀列兩廂門下憧憧

往來袒裼呼嘯頗懼曹孫辭勾去革畢飲字謂擇曰  
希顏吾故人今事籍籍革且不知所從始雀鼠貪生  
未敢出有楮券四百勾希顏爲我展限釋陽諾方取  
楮捕吏有王立者亦以革之餉飲也醉聞其得錢扣  
窓呼曰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取謀反人教練乃  
受錢展限邪革長子聞之躍出縛擇曰吾父與爾善  
爾乃匿 聖旨文書給吾父死地戶闔甲者與王立  
先中二刀什僞死盡殲捕吏鈞曳出寘牆下將殺擇  
探懷中得所藏郡移擇搏頰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  
尉所爲苟得尉辯正死不恨革許之分命二子往起  
炭山及二冶之衆炭山皆鄉農不肯從爭迸逸惟冶  
下多逋逃羣盜寔從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  
龔四八董三董四錢四二及二子分將之有衆五百  
餘六日辛亥遲明蓐食趨邑數人者故軍士若將家  
子弟亦有能文者俠且武平居以官人稱革皆親下  
之革有三馬號惺惺騮小驄騾曰番婆子駿甚馭曰  
劉青驍捷過人革是日被白錦袍屬橐鞬腰劍總鶩  
梨旋風髻道荆橋秉德之妻闖于垣匿弗之見乃過  
之未至縣五里錢四二有異心因謂革曰今捕何尉  
顧不足多煩兵君以親騎入大隊姑屯此可也革然

其言以三十騎先入郭門問尉所在則前一日以定  
民訟舍村寺未歸乃耀武郭中復南出劉青方鞚忽  
顧革曰今雖不得尉能質其家尉且立來革曰良是  
反騎趨縣尉廨在縣治革將至有長人衣白立門間  
高與樓齊其徒俱見之人馬辟易亟奔還則錢四二  
者已與其衆潰逃略盡惟龔董守郭擇不去者尚五  
六十人計無所出廼殺擇而還麻地其居屋數百間  
藏書甚富穀粟山積盡火之幼孫十一甫十一歲使  
乘惺惺駟如無爲漕司分訴非敢反特爲尉迫脅狀  
遂殺一馬挈其孥至望江以五舟分載入天荒湖泊

葦間與龔董灑涕別去曰各逃而生母以爲君累也  
其次子有婦張實太湖河西花香鹽賈張四郎之女  
有智數嘗勸革就逮弗從至是與其子相泣自湛于  
湖時人哀之王立旣不死負傷而逃歸郡郡聞革起  
聚民兵會巡尉來捕且驛書上言 詔發兩統帥備  
禪撲滅勿使熾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  
近視舟有煙火且焚伐鼓聲稍久不出使闖之則無  
人焉煙乃熸麻屑爲詰曲如印盤縛竿鼓上使以蹄  
擊革蓋東矣革之至江口劫二客舟浮家至雁汊采  
石僞官歸峽者謁征官而去人莫之疑舒軍旣失革

朝廷益慮其北走胡大設賞購革乃匿其家于近郊  
故死友家夜使宿弊窰曰吾事明家可歸師中兄遂  
入北關遇城北廂官白某者于塗白嘗爲同安監官  
識革方駭避革曰聞官捕我急請以爲君得束手詣  
闕下天獄獄吏訊其家所在備楚毒卒不言從獄中  
上書言臣非反者蹭蹬至此蓋嘗投匭請得以兩淮  
兵恢復中原不假援助臣志可見矣不知訟臣反而  
捕者爲誰請得以辯乃 詔九江軍送二人捕洪恭  
等雜驗皆無反狀書所言秋期乃它事革亶坐手殺  
平人論極典從者未減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竄  
千里方其孫訴漕司時遞押繫太湖荷小校過棠梨  
市國器嘗見之惺惺駟棄野間爲人取去宿松人復  
攘之以瘠死革之婿曰毛翥字時舉第一百一居倉步  
亦業儒以不預謀至今存後其家果得免依孚而居  
後一年事益弛乃如宿松識故藁董四從有總首詹  
怨之捕送郡郭擇家人逆諸門搏擊之至郡庭首不  
髮矣其捕董時亦賞緡十郡不復肯畀薄其罪僅編  
管撫州革未敗天下謠曰有箇秀才姓汪騎箇驢兒  
過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千趨鏘又曰往往祁門下  
鄉行第排來四八首尾皆同凡十餘曲舞者率侑以

鼓吹莫曉所謂至是始驗革第十二以四合入其應也二人初言蓋謂革將自廬起兵如江云國器又言革存時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止其身宿松長人或謂其邑之神曰福應侯威靈極著革時亦欲縱火殺掠使無所睹邑幾殆時守安慶者李歲久亦不知其爲何人也

### 鐵券故事

苗劉之亂勤 王兵向 闕朱忠靖勝非 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 詔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彥有挾 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

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達爲畫計使鐵券旣 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懷忠靖曰 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 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任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 建炎三年四月巳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傳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之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巳得之矣遂退後

傅論功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鴻慶銘墓

孫仲益觀鴻慶集太半銘誌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之常不足咤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瑤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爲大恨言必稱公殊不忤於宋用臣之論諡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爲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爲士大夫之不忍爲卽日罷去事頗相類仲益蓋幸而不及

於議也

蘇衢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爲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勑倚市簷憇坐如堵牆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爲巨室受困粟益立困外卽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楡也以是背微偃有瑤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棣爲帥周伯間一往必敬喏其聲如鐘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卧之浮于河至望

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踰尺來淨慈都  
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 禁中 詔給僧牒賜名延  
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咽炷香謂之活  
羅漢遂哀施貲爲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位之中不  
甚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之正近於人  
妖矣後數年周伯去 國皆不知所終

快目樓題詩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資豪健和易不常  
詩亦隨以異廬陵在 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曰  
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漕仲

隆

榘之子似仲游因言劉叔儼詩句叔儼名儼才豪

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 淳熙甲辰乙巳間余兄  
周伯持浙東庾節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其家後圃  
快目樓有詩楣間曰上得張公百尺樓眼高四海氣  
橫秋只愁笑語驚閭闔不怕闌干到斗牛遠水拍天  
迷釣艇西風萬里襲貂裘眼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  
原天際頭周伯讀而壯之問知其儼居月餘儼來謁  
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詩人在此亟  
踐勝約既至一見如舊交坐中以二詩遺周伯其一  
曰昔年槌鼓事邊庭公相身爲國重輕四海幾人思

武穆百年今日見儀刑筆頭風月三千字齒頰冰霜  
十萬兵天亦知人有遺恨定應分付與 中興其二  
曰已買湖山下奠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處看  
詩卷一日湖邊從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  
定關渠從今便是門闌客時出山來探詔除詩成風  
簷展讀大喜遂約之入浙明年叔儼過會稽留連累  
月餉之緡錢甚夥叔儼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  
誦之余得其親錄本曰八月書空雁字聯岳陽樓上  
俯晴川水聲軒帝釣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煙大舶駕  
風來島外孤雲銜日落吟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

飄飄欲僊余反覆四詩大槩皆一軌轍新警意峭拔  
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似傷露筋骨益與改之爲一  
流人物云叔儼後亦終韋布詩多散軼不傳

記龍眠海會圖

李龍眠既棄畫馬之嗜直作補陀大士相以施繙徒  
垂老得疋楮戲筆五百應真像幾年廼成平生繪寫  
具大三昧僅此軸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敬浮屠  
常積致香火室中余來京口因暇日出示王英伯遂  
傲貝葉語爲作記其右曰南閩浮提有大善知識現  
居士宰官婦女身在家修菩薩梵行有一初學與其



子游以是因緣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羅漢  
海會妙相一軸於是合掌恭敬歎未曾見如人入閻  
忽覩光明心大歡喜莫可喻說宛轉諦觀神通變化  
皆得自在小大長短老幼妍醜各有所別足踏滄海  
如履坦途蛟蜃龜鮓魚鼈蛙蛤俛首聽命如乘安車  
天龍八部夜叉羅刹諸惡鬼衆并後導從如役僕厮  
寶花繽紛天樂競集金橋架空琪樹蔽日或闖而窺  
或倚而立瓶鉢杖拂各有所執凌雲馭風升降莫測  
或解衣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負狀貌迭出以種  
種形成於一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幻三昧隨刹

現形千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聞釋迦文佛既成  
道已乃於耆闍崛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薩摩訶  
薩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一號  
名曰普明既受佛記卽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云  
實無有法名阿羅漢則是諸大阿羅漢有法無法有  
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衆生天龍  
八部諸鬼神衆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可知不可  
測如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謂之有  
相可乎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測然則斯  
圖之作滄海渺浩神通變化奇形異狀曲極其妙求

諸法邪求諸相邪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測夫佛於  
賢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釋梵八  
部之衆演暢摩訶衍法度無量無邊衆生其殿百寶  
裝嚴衆妙殊持匪因緣而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殿是  
佛是法是相謂之有乎謂之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爲  
海羅漢之爲羅漢蛟蜃龜鮑魚鼈蛙蛤天龍八部夜  
叉羅刹似邪否邪有邪無邪匪大圓覺合凡聖於一  
理混物我於一心是否兩忘色空俱滅則法且無有  
何況於相相且無有何況於畫畫且無有何況於記  
雖然是理也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說若夫卽

心是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於一切法一  
切相而生敬心則聚沙爲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  
況圖畫裝嚴盡形供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  
德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往昔  
時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念弗  
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腹於是居  
士躩然懺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端  
嚴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居士之所作  
也以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善知識之一念得  
此羅漢當知是畫爲第一希有畫者得者匪於過去

無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易畫此亦未易得此至於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益爲畫設開禧二年百六日初學王邁謹記英伯宅文亦多奇累試詞闡不偶今尚在選調中余前書京口故游益其人也

程史卷第六

程史卷第七

五則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元聲和聲駿聲校

吳畏齋

獵

謝贄啓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旣而留中爲大蓬未幾遂以秘撰帥荆復出聞西泝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且有殷鑒雖上流運竒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僞官遣妄謀疊疊多費實無益於是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啓貸贄及之曰騎

虹過賀會親罄欵之承倉鼠歎斯尚墮塵埃之夢喜  
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 宋受天命何啻  
百庚申虜汗中原又閱一甲子自 崇觀撤藩籬之  
蔽而 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異懦則有餘  
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亾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  
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爲之歲月  
肉食者鄙亾秦當可進而失機骨信而爭逆亮以難  
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兎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  
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孰計卧薪自厲誰爲勾踐之  
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  
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爲當然不特手足混於無別  
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  
每一寘念終夕爲之寒心今雖欲爲後乃益甚竊聞  
九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鬪  
議論噂喏堅關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  
萬全而爲後慮眈眈有懷於憂 國旌旌無路而陳  
情敢忘末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  
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  
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  
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

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爲當時之不爲邊草未  
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曰隨  
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  
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  
頹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  
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  
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  
可卽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  
利可據能據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  
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  
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  
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  
北指詎不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  
居汴之策蓋設嶮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  
誠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  
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  
謂正兵皆爲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  
雖可用而未爲全謀卽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  
嶮道以出兵饋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衄而  
至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

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  
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號洛  
中原之勢已挫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  
徇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  
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篲苟盡得策豈  
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論則  
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兒戲哉  
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  
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  
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 宣和之捷所以

胎 靖康之變 隆興之戰所以成 乾道之盟惟  
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少  
亦未安招攜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  
至謀而遣妄謀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  
賞厚貲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  
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今擇利者  
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  
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闕而不免於屢遷戎閫  
事機以主帥參安而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  
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

虛軍中之弊猶日媵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  
與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餽軍孰啓神爵屯  
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柰何欲興不世之僑功  
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効於消  
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鳴劔之議試  
揄悶悶母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  
薰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輅公議浩然而  
歸重畀之顓闡天心昭若以可知 上方勤西顧之  
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洵爾褰裳旌旗  
千騎之來跼然望履聳列城之觀望屹外闡之蕃宣  
當盡遠猷庶銷過計某辱知最近因事有言屢矣蹉  
跎雖麤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母貽小子之嗤或  
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之言徒致高明之煩嗣  
聽策勲別當修費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  
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  
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有來之過允荷不忘監倉學  
士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  
家庾氏卑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  
誼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  
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卽有兵民之寄當呼

老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緒敘謝之意勿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於識面豈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刻亟稱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緡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歿瘁潸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楚齊僭冊

景康元年金人陷 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二冊文乃刪其吠堯者而啜錄之邦昌之冊曰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于治粵惟有 宋寔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權馳星輅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爲仇今者國旣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



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  
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徯擇其賢  
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爲皇  
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  
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爲藩臣貢禮時修勿  
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  
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  
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  
子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  
朕命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  
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  
爲已私職在牧民迺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旣已殄罪  
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  
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麾  
白旄而誓師旅妖氣旣殄區宇大寧爰有 宋人來  
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隣卽從來  
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  
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  
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亾三仁至高或  
顯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

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勲克成夫委之安撫  
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  
制郡國清況有定衰救亂之謀劇濟世之扶危之策  
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  
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  
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螽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  
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卽歸仁  
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  
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爲皇  
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昇爾封  
疆竝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  
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  
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冊皆以六  
十六方爲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虜犬羊亂華  
顛倒冠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優伶詠語

秦檜以 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  
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  
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叅軍  
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詠語雜至賓

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幘頭乃總髮  
爲髻如行伍之中後有大巾鑲爲雙疊勝伶指而問  
曰此何鑲曰二勝鑲遽以朴擊其首日爾但坐太師  
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鑲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  
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芮燁令  
衿等吻禍蓋其末流焉

嘉禾篇

張丞相

商英

媚事

紹聖共倡紹述

崇寧二年遂

爲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

豫

殿中御

史朱

紱余深

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說或言其

在

元祐中嘗著嘉禾篇儼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爲

開封府推當其薨時代府尹爲酌祭文有褒頌功德

語因請正其罰有

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反覆

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

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

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

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謂嘉禾篇者文旣爾雅論亦

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以表其初終焉

篇之言曰維

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禾異畝

同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

神宗旣登遐嗣皇

帝冲幼中外震懼罔知

社稷攸託惟

太母晦聖

德于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簡肆膺顧命保佑神孫以總大政既臨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嗚呼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偉圖軼于古先不惟曰禹貢九州之域久封裔壤罔于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紊序弗底平時以憂貽于我後昆迺備材力迺督事功務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既隆厥志罹家多艱其弛利源與民共之所不欲一切蠲罷庶事肇革衆志未孚新故相刑愛惡相反議論乘隙紛綸互建疑生于弗親念生于弗勝其睽成仇其合成黨盈庭睚眦震于視聽惟聖母燭以純靜斷以不惑去留用捨

不歸于偏歸于是越三載羣慝斯嘉羣乖斯和羣異斯同馨聞于上帝風雨時若英華豐美被于草木發珍祥于茲嘉禾厥本惟三厥壠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推古驗今跡雖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

君子在野其詩曰滄滄訛訛又曰嚶啞背憎嗚呼卿  
士庶尹敬之哉曲直之辯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  
之本終以合穎利害之當予奪之中罔或不同如禾  
之穎非離于本無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吳安操臣李  
昭敘等立石余又嘗求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  
摯者亦特曰公在 熙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  
書成帝維寵嘉以子登瀛方渴起居而 帝在天  
太母垂簾保祐 神孫疇咨在庭屬以宗社介特真  
淳無易公者公來秉鈞久訕而伸五害變法十科取  
人孰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傾其議必以死爭日月徂  
征思速用成心剿形瘵胡衛餘生嘉謀嘉猷百未有  
告訃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于溫莫惠我  
民門巷煩寃廼命貳卿葬其先原 公歿具資一給于  
官悠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遷功虧于  
竟志奪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夫何憾  
焉如此而已雖違時論亦其大溢美者蓋五害等字  
乃當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  
初議論具是暨 哲宗親政首爲諫官乃指呂汲公  
范淳夫輩爲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爲負國甚  
者至以 宣仁比呂武殊視此文爲不同反覆之言

聖謨其得之矣其後入黨籍却反成濫寘 大觀爰  
立本以其能與蔡立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 欽皇  
嗣服會時相主其人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  
命天下莫不疑之王稱作東都事略載張罷左丞以  
言蔡京姦邪有自爲相國志在逢 君等語臺臣以  
爲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牒蓋專坐此篇稱書誤  
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也

### 朝士留刺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  
以選階一二年爲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 朝  
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  
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  
集守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  
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  
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  
于門闈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  
勃然發怒叱闈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  
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  
言目之邪我必俟其來面白以治汝罪闈拱謝曰小  
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

以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  
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聞愀然感頰曰我  
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  
秦門預襄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雖  
煽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程史卷第七

程史卷之八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元聲和聲駿聲校

九江郡城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奠湓口湓口乃漢灌嬰所築也  
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益杆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江  
面山形勝盤据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 開寶中曹  
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於翰曰城形爲上水龜  
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  
在北闔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康廬有峰曰雙劍 乾  
道間蜀人唐立方 文若來爲守謂翰實屠城而李成

等寇亦嘗入郛殘其民取陰陽家說意劔所致乃闢  
譙樓前地築爲二城夾樓矗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  
藏劔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過其下曰是利民而不  
利於守立方聞之不以爲意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  
此立方故知名嘗中書舍人終之年六十八

### 日官失職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選甚難多筌蹄之學  
以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爲疏 開禧丙寅二月丙子  
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鄉風亭余泄事庾中歸過  
之小酌握手庭下日方申忽覺天半砰鉤有聲甚厲

矯首正見一星南隊曳尾如帚逶迤久之始滅相與  
歎異未幾而兵釁開江淮荐饑死者幾半 嘉定己  
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散步西圃暝色將至從行  
一僮忽叩而驚哮視之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見而  
色紺青尾歔煜煜自南徂北行頗迅亦隱隱鳴于空  
中時虜酋易位蒙韃闖其境兵禍糾結數年猶不解  
則所隊之方蓋有妖焉余不甚習變星二星所偶見  
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問亦不聞 奏報其它躔度  
微忒意必不能詳也

### 紫宸廊食



余為扈簿日 瑞慶節隨班 上壽 紫宸殿是歲  
 虜方拏兵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 賜廊食余待班  
 南廊日已升見有老兵持二髹牌至金書其上曰輒  
 入 御厨流三千里既而太官供具畢集無帶幕限  
 隔僅以鏐竈刀機自隨綿葛簷下侑食首以旋鮓次  
 暴脯次羊肉雖 玉食亦然且一小碟如今人家海  
 味碟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兩旁上以黃紙  
 書品嘗官姓名以待進 黼坐既御合班拜舞用樂  
 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檐為作止之節廊下設纈  
 褥寘俎于前有肴核爵以銀而厚其脣為之一耳頗

不便於飲上鑄 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蓋和議成  
 而舉彌文責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自東  
 廡入廊饌繼至適盧棘簿子文在旁因言此 藝祖  
 舊制在汴京時 天造草昧一日 長春節欲盡宴  
 廷紳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許令市脯隨其有以進仍  
 詔次序勿改以昭示儉之訓如賜宴貢院前一醖止  
 以果實薦無品食蓋當時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二醖  
 亦首以旋鮓云余聞之典儀吏曰它日戎贄在 廷  
 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 賜食七十年矣此乃適因  
 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竊志之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  
 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 詔斷支  
 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為偏  
 閏之象而不克有終至 靖康偽楚之立踰月而釋  
 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匱調丁繕治其  
 故嘗夷籛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  
 潛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袁孚論事

季宗初政袁孚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 北內有

私酷言頗切直 光堯聞之震怒 上嚴於養志

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 國史文  
 惠為參預未知其倪啓封相顧罔測文惠曰 上新  
 卽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謂俟審奏  
 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請 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  
 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  
 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孚何罪也  
 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 陛下亦  
 知 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 北內給事  
 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

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 上竦而悟 天顏少蘇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罷天下咸以為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為罪則 兩宮之問且生四方聞之必謂 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 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 上釋然霽威曰善將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 五日之朝願 陛下試以意白去乎儻可以 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 上許諾既歸自 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 太上怒袁乎甚 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 太上賜酒一

壺親書 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 朕跼蹐無所文惠曰此 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乎請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非 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織人知譖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回 天體正誼得 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寔足以權輿之云

鸚鵡諭

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詘 乾道間楊嗣清甲有聲西州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頗以繡衣自

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趙衛公方為左史聞之不  
 俟車亟往白廟堂曰譬之人家市猫于鄰十日而致  
 之將以咋鼠也鼠暴未及問而首抉雕籠以噬鸚鵡  
 其情可恕乎當國者問其緣告以故相與大笑劾  
 牘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顯有弟曰嗣勳輔位至從  
 橐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談諺以排根善類  
 者為猫噬鸚鵡王中父嘗為余道而忘其所為邑之  
 名

月中人妖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麟  
 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印見月中  
 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  
 以為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  
 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亦決德夫兄至蜀  
 安大資丙與之醮親言之夫妄心一萌舉目形似此  
 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特牧相衛

先瑩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岷焉不合如礪土名  
 曰焦庫有周氏墳其間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  
 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

一牴墳側方偃于背隣之二兒甫盪戲于旁有虎出  
于薄直前搏牴二兒癡不識爲虎擲瓦礫嗾而逐之  
虎顧牴不肯去二兒倚徙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  
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  
父在田不之知毋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  
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謀而從既至二兒觀  
酣嬉笑自若牴以角拒虎爪齒無完革矣牧子視牴  
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牴來時木影漏日  
亦環舞翁霍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牴  
少憩力甦乃前鬪虎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

進虎又舍牴特與牧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羣婦  
莫之孰何旣而山下民聞者持挺謹噤來漸多虎遂  
棄而去特牧竟全余時倚聖冢下僕輩親見之來告  
遣視民方環睨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  
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被  
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解禪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蘊真  
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  
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

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  
使學者俛俛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  
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  
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  
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  
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季弟通神明忠信  
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  
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爲百代師行爲  
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  
被萬物爲資爲大聖是名菩薩佛於虜妄者以虛辭  
岐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  
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玉虛密詞

徽祖將 內禪旣下哀痛之 詔以告宇內改過不  
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卽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百拜  
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間嬪嬙巨璫  
但聞謁禱聲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  
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一日 欽宗遂  
卽位寔 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  
赤白囊至 徽祖夜出通津門以如毫社幹離不旣

退師 龍德行宮在京口織人乘間有劔南自奉之  
疑奉表亟請歸 京師 駕至睢陽李忠定 綱奉

詔迎謁見于幄殿既辭遂出所焚詞藁俾宣示宰執  
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  
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  
陽總真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  
菲薄治狀無取于戈並興弗獲安靖以 宗廟 社  
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 大寶于今 嗣聖庶幾上  
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邇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

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偃戢普率  
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閒寂願天昭鑒臣弗  
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  
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 宗  
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寧伏望真  
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齋臣密表一  
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僊曹伏願告報臣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於虜禹湯罪已其興也勃  
焉 聖心其有以得於天矣按蔡條國史後補載  
徽祖教門尊號為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

寶至真玉定明皇大道君與此不同意 歸美之稱  
不欲以自名耳唐武宗會昌投龍文稱承道繼玄昭  
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真人今茅山龍虎閣阜實有三  
壇符籙徧天下受之者亦各著稱謂或者 帝王之  
號又有其別殆未可知也

###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 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  
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 藝祖按視見之  
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 上曰東家之西卽西家  
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  
不能答於是卽日洩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於遠  
理者每易一棖覆一簣翦翦拘泥不得卽決稽之聖  
言思過半矣

### 逆亮辭怪

金僉亮未篡僞封岐王爲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爲詩  
詞語出輒崛疆惻惻有不爲人下之意境內多傳之  
且驟施於國東昏疑焉未及誅而有霄儀之禍宗族  
大臣以亮有素譽因共推戴旣立遂肆暴無忌佳兵  
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時好文辭猶不輟余嘗得  
其數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驛有竹輒詠之曰孤驛



蕭蕭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  
 待雲稍拂碧空又書壁述懷曰蛟龍潛匿隱滄波且  
 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  
 既而過汝陰復作詩曰門掩黃昏染綠苔那回踪跡  
 半塵埃空亭日暮鳥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  
 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  
 闌干次第開又嘗作雪詞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  
 今日瓊川小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  
 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一日至臥內見  
 其妻几間有巖桂植瓶中索筆賦曰綠葉枝頭金縷

批小當  
 作玉

裝秋深自有別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  
 赭黃味其詞旨已多圭角蓋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  
 將圖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天申隱畫工於  
 中節使圖臨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  
 繪事大喜矚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間軟屏  
 更設所獻而於吳山絕頂貌已之狀策馬而立題其  
 上曰萬里車書盍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  
 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遷汴之歲已弒其母矣又  
 一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僊曰停杯不舉停歌  
 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

障礙虬髯然斷星眸睜裂惟恨劒鋒不快一揮截斷  
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態明年竟遂前謀使御前都  
統驃騎衛大將軍韓夷邪將射鵬軍二萬三千圍子  
細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以爲寵曰  
旌麾初舉正馱馱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鵬都  
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磔戟髯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  
談頂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  
獨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  
展臥龍韜韞果見成功且莫問江左想雲霓望切玄  
黃迎路余又嘗問 開禧降者能誦憶尚多不能盡  
識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驚之氣已溢于辭  
表它蓋可知也犬狺鸚鳴要充其性不足乎議軟屏  
詩正隆事迹以爲翰林修撰蔡珪所作詭曰御製反  
覆它作似出一機杼或者傳疑益訛抑其餘皆出於  
視草亦無所致詰錄所見者聊以寓志怪云洪文敏  
夷堅支景僅載其二它不傳

程史卷之八終

精五劉專亦以爲禪林外巽蔡其祖其語曰噲噲又  
夫守蓋可我世大詠讚則要亦其卦不且乎請其祖  
請其祖其語一二於十百其榮藿之屎日蓋千報

程史卷之九 十三則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元聲和聲駿聲枝

裕陵聖瑞

裕陵年十三居于 濮邸一日正晝憩便寢 英祖  
忽顧問何在左右褰帳方見偃臥有紫氣自鼻中出  
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 英祖笑曰勿視也後三  
年亦以在寢寤驚 欽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  
在雲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嘖耳旣而果  
登大寶 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 詔錄 聖瑞之  
詳付宗正寺

狀元雙筆

內黃傅珏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為二千石珏不力於學弁鵬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于棘闈之外遇之明日以雙筆要而遺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珏不為忤遂定交傾貲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前輩風誼凜凜固可敬而珏之識亦未易多得也

珏死

明道間官止右班殿直監博州酒其孫獻簡

堯俞

元祐中為中書侍郎自誌其墓余舊嘗見前

輩所記與誌微不同

堯舜二字

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變文格蓋至日具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聞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

幸教之觀者閔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它日每爲學者言必感頰及之一時傳以爲雅謔余按東齋記事指爲楊文公而徒問其爲幾時人歲遠傳疑未知孰是然是舉也實得東坡先生識者謂不啻足爲詞場刷耻矣彼士何嗤

### 正隆南寇

金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卽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鍪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騅號小將軍者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旣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耀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昇殿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

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喑聲如震雷驚而寤喑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箠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芽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皇統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遠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爲右丞暉

爲叅知政事永固遂請老又明年左丞相張浩及暉  
與叛臣孔彥舟內侍梁漢臣卒營汴焉帝犯之禍實  
昉此汝嘉又二年來盱眙傳命諭郤我使人徐嘉等  
歸而微諫竟不免戮余讀張棣正隆事迹博考它記  
而得其顛末熊克 中興小曆書於 紹興二十八  
年者蓋誤以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酋兀  
术之封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冊以帝號按 紹興  
辛巳高景山來求淮漢地指初畫疆事亦以爲梁王  
要當以國中通言者爲正

籠渡橋

虞雍公

允文

以西掖贊督議旣郤逆亮於采石還至

金陵謁葉樞密

義問

于玉帳留鑰張忠定

燾

及幕屬

馮校書

方

洪檢詳

邁

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

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杳至蓋亮已  
懲前衄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致怨於我也  
時劉武忠 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  
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四顧久之酌  
卮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叅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  
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爲國家卒此勲業義問與有  
賴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

敢為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  
 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為橋與鼈約曰  
 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討取之勉力爬沙僅能  
 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為我渡一遭我欲觀  
 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  
 鎮江亮不克渡而弒自此簡 上知馴致魁柄鼈渡  
 本諺語以為蟹其義則同

燕山先見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  
 于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

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肅愍

虛中

在西掖昌言開邊之

非策論事臺臺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宣威建臺  
 遂使之參謀意欲混以同浴且窒其口時有 旨乏

與避事皆從軍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臣伏

覩 陛下恢睿聖英武之略紹 祖宗之詒謀將舉

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參預機

密臣被 命之初意謂 朝廷未有定議欲命臣經

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 朝廷命將帥調兵

旅厲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

政苟有所見豈敢隱嘿輒具利害仰干 淵聽臣聞



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爲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利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爲主而常逸在外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

王邪律淳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邪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恠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僭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爲我

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隣國彼既藉  
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  
諭也視 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  
決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鬪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  
悖桀之衆繫纒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  
疆圉憑陵中夏以百年怠墮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  
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閒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  
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 中國之邊惠未有寧息  
之期也譬猶富人有一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隣欲肆并  
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  
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旣亡雖有萬金  
之富日爲切隣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  
乎愚見竊以爲確喻望 陛下思 祖宗創業之艱  
難念隣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  
言可採乞降 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 中  
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覩昇平天下幸甚臣冒昧盡言  
不任戰慄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摅以他事除集英  
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又有降  
將曰郭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  
可馴肅愍憂之力言于 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

使挈致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  
畢卽歸以杜後患亦弗聽旣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  
粘罕遂犯大原肅愍以宣諭使事歸奏 徽祖見之  
歎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  
此是日遂 詔於 榻前草詔罪已大革弊政其略  
曰百姓怨懟而 朕不知上天震怒而 朕不悟  
令下人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云植  
之歸以童貫先改姓名李良嗣後賜國姓 靖康初  
伏誅藥師仕金至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蠲毒圓

高皇毓 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夙賦充實自少至  
耄未嘗用溫劑每小不怡輒進蠲毒圓數百一以芫  
花大黃大戟爲主侍醫縮頸而 上服之自如如有王  
涇者以技進侈言勇往居之不忤間奉圭七先意持  
論自詭無傷 孝宗素危之屢詰責要以禍福弗之  
顧 淳熙丁未 聖壽踰八齡矣一日進餽飽覺胸  
膈欬壅涇猶主前藥旣投而不支遂以大漸 孝宗  
震怒立 詔誅之 慈福要 上苦諫薄不獲已減  
死黥流杖脊朝天門中使泄焉方覲其速斃涇貨五  
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醫王繼先幸 紹興始用是

取驗 孝宗在朱邸 扈蹕視師至建康館秦檜故  
地史文惠爲講官實從行燕之正堂而命 莊文醴  
曾龍于後圃 孝宗樂飲以碼腦觥酌者十一因游  
于圃二臣復各獻一卮後三日屬疾 高皇賜藥使  
內侍視之服文惠聞之疑其爲蠲毒亟袖人參圓入  
問而信遂竊易之僅瘳是日微文惠幾殆 高皇蓋  
主此而不知南北之異稟也涇祖繼先之緒餘株守  
不變是以敗云

憲聖護醫

憲聖后在 慈福 慶元丁巳 朝廷方卜郊而

后不豫始猶自疆起曰 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涸齋  
思救左左勿奏十一月乙巳還 御端門肆青竣事  
趨駕至宮而大漸矣先是旬日忽寢疾侍醫進藥輒  
卻之咸請其故喟然曰吾壽八秩而以醫累人邪意  
懲王涇之得罪也故 廟謚之議曰卻藥輟進務全  
護醫蓋紀實云京魏公鏜時當軸嘗親爲客言 慈  
聖所謂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其達死生之變真若  
出一揆也

魯公拜後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鼇掖爲承旨朝議謂且大

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稗先鈐吳門兵時出妾方娠  
鬻當湖巨室魯氏得男焉稗也既貴無他子遂以重  
幣請于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  
不詳知遂於廷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益指忠獻耳  
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謂舍譏刺平原讀之見其姓  
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 國終其身不復用當其  
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謂禍福不可以智力勝  
當於此乎占之

金陵無名詩

批或傳是劉貢父  
題其行李中枕屏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

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徭爾妨農天下嗷  
嗷怨相公惟有蝗虫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荆公  
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  
爲何人也

萬歲山瑞禽

艮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  
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  
以豢擾爲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  
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梓貯肉炙梁米翁  
傲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

圍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  
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  
日徽祖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  
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  
測大喜命以官資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  
許捕馴禦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餐云

王涇庸醫

宇文忠惠紹節在樞府余聞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  
與縱譚有客在坐偶曰黠醫王涇者昨鞭背都市流  
遠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敘故秩自言元不曾受

杖嘗袒而示其以背完然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  
見他醫言杖皆有癩惟噬膚之初傳以金箔則癩立  
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胝足之  
藥售于市者輒揭扁於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于  
上召而罪之既而有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  
宣喚今此方無乃其比邪子將誰售客亦笑不敢應  
時忠惠未識涇也其二年余在里下聞忠惠不起為  
位以哭及都人來迺云涇實用蠲毒瀉足疾以致大  
故朝廷知之再命追涇所復官免杖流永興余因憶  
在京華時傳著作行簡姚青丞師皋皆甘涇餌目擊

其頌著作未啓手足猶進一刀圭不脫口而逝余一日隨班 景靈見胄丞殿門下云痰癖新愈因相勞苦則曰王御醫實生我癖去矣痰下者數斗今顧疲爾他則無恙余聞而私憂之謂未必能勝未旬果卒嗟夫醫之害如此哉追思疇昔之言爲之流涕并志顛末以悼其庸

### 黑虎王醫師

余穉年入閩過福聞有黑虎王醫師者富甲一郡問之則繼先之別名也繼先世業醫其大父居京師以黑虎丹自名因號黑虎王家及繼先幸於 高宗積

官留後通國稱爲醫師雖貶猶得麗於稱謂焉初秦檜擅權而未張頗賂 上左右以固寵繼先寔表裏之當其盛時勢焰與檜挈大張去爲而下不論也諸大帥宰相與父事王昉在偏校因韓斬王以求見首願爲養子遂帥金陵軍聞者爭倣不以爲怪檜欲貴其媼族不自言每請進繼先之黨與官繼先亦乘間爲檜請諸子至列延門金紫盈門揜顧眎謝攘市便腹抑民子女爲妾侍罪不可勝紀而依憑城社中外不敢議者三十年 紹興辛巳六月蜀人杜莘老爲南牀擬擊之而未發會邊釁啓繼先首輦重寶爲南

遁計都城為之騷然 上聞之不樂劉武忠錡帥京  
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用兵 上意猶隱忍不決  
宣欲以兵應繼先素怯猶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間  
言于 上曰邊鄙本無事蓋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  
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人和可復固 上不答徐謂  
侍貂曰是欲我斬劉錡邪於是素軋其下而不得逞  
者頗漫潤及之矣逆亮索我大臣廷遣徐嘉張掄往  
聘亮以非指使諫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  
遣所索奏至 上適在劉婕妤閣當饋輟食婕妤怪  
之問諸侍貂而得其緣進說寬譬頗與繼先之言符

上大驚問曰汝安得此婕妤不能隱具以所聞對遂  
益怒丁未 詔婕妤歸別第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  
初進讀 玉色猶怫然莘老扣榻曰臣以執法事  
陛下不能去一醫死不敢退猶未許因密言外議謂  
繼先以左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 上始變  
色首肯罷朝使宣 旨曰朕以 顯仁餌汝藥故假  
爾寵今言者如此當不復有面目見 朕期三日有  
施行其自圖之辛亥遂 詔繼先居于福子孫勒停  
都城田宅皆沒官奴婢之強鬻者從便令下中外大  
悅繼先以先事聞 詔多藏遠徙故雖籍不害其富



批多藏  
厚亡出  
老子語

也迄今其故居華棟進薨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弟蕩  
析至不能家或者謂其致不以道宜於厚亡趙牲之  
作 中興遺史載繼先始末極詳叅以所聞而著其  
事

中興遺史卷第九終

